

菜花谣——写给新年

成千上万的梯子,从我们渺小的自我中抽了出来,在蓝天下越升越高

一年一度的攀登,每一步都是荆棘 每一步都危险,而且无法回头

陡峭的坡度,语言中的歧途 几乎无法驾驭的本能

李元胜

而数以亿计的铜钟,摇摇晃晃 由我们背负,要挂到毕生所能企及的地方

一年一度的轮回,这永恒的潮汐 盛大而又茫然的金黄

一年一度的枯荣,生命金蝉脱壳,死而后生 我们的爱微不足道,恨也如此

像一个不断传递的谜 像一个不断翻滚的虚构之物

云贵高原上,数以亿计的铜钟如期轰鸣 万物依旧沉默如初

新年的雪

第广龙

落在长安的雪 一定落在鸡窝子村 落在通天的高处 大雪压下来 秦岭挺起来 挺起来的是秦岭的大梁 最结实的部分 扛住力气的部分 披挂雪的大麓 抖撒出铁色的溪流 北麓的望春草醒来了 南麓的冷杉林热气升腾 山顶之上 浑厚的草甸通电一般 在微微震颤 荣衰相连的根茎开始分发春的消息 分水岭上雪最大 汇集又各自跌宕 长江和黄河 带着种子和问候 带着春天的低音和高音 一路漫卷南北

年关

李成恩

年关近,白菜挨在一起 一群旧时代的亲戚 穿翠绿的衣裳,脸上盖着雪

多么寒冷的日子 脸上的雪散发温暖的气息 新旧交替总是要融化掉身体

我们从高楼镇运回白菜 生起炉火,洗净碗筷 新鲜的日子在开水里翻滚 亲戚们紧紧挨在一起

屋顶上雪落时像幽灵的脚步 我们都知道是亲人回来了 从天而降的亲人抱着白菜 她的身体还是那么修长 苍白的脸上带着落日的红润 滴着旧时的泪 轻手轻脚的,好像怕惊醒了 我们在年关的欢乐与喜悦

在年关我念起亲人的恩德 念起上苍对我一路的护送 那一年,大雪纷飞 我身在异乡,去高楼镇的路上 遇见上苍 遇见亲人们抱着白菜与我擦肩而过

即将告别灰蒙蒙的夜晚 迎接一个白菜挤满院子的早晨 喂我亲爱的年关 打开柴门,生起炉火 用雪水洗白菜 人生的佳境就在身边 我抱起一棵白菜 喜极而泣的泪滴在雪水里

新年献辞

大解

新年伊始,万物在轮回, 希望引领着全新的岁月,已经来临。

我把一年的计划书展开, 勾掉一些,再添上一些, 好了,就这么定了。 如果有奇迹出现,那将归于神的恩宥。

我将与生活达成妥协,却又不断地 修改自己的命运。 但秘密终究有它玄妙的机关, 我们只有在经历之后才有资格, 说出那已知的一切,

并重新预设未知的部分。

上苍保佑,帮助我完成幻想, 扎实而愉快地度过每一天。 如果我在什么地方错了, 知情的人啊,请你告诉我, 我怎样才能会更好、更美满?

新年伊始,我的祈愿和我的实际, 将融合在一起,正如过往的岁月, 那些让我满意的日子,一再重临。

新年

陈人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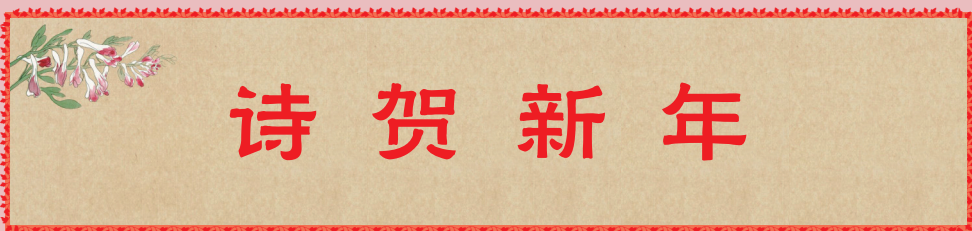
鞭炮准时响起 这些多年不变的老声音 听起来仍然有新鲜感 烟花盛开,它的亮光闪过 我们就等于走进了新的人间

跨过一年 就是跨过老屋的门楣 在这之间,有什么在变化? 从家到办公室 距离一点儿也没有增加 我的身高没有增加 就像我的喜悦,与去年持平 儿女却长高了三公分 但他们还嫌长得慢 新年有新的烦恼

新年是一种奇怪的脚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新年是新的也是旧的

对于树木,新年是在体内又跑了一个圆圈 对于我们各自的生命 是一条条永不相交的直线

报纸的版面改了又改 把去年的祝福语再刊登一遍 对联还是那副对联 红得和去年一样鲜艳 换了衣服,变了发型 酒还是那杯酒 劲儿却像更大了些 我喝得有些高了,被一种 梦一样的力量拉着,离开了人群



春衫儿

王立春

新年总是变着法地 为自己换一身 新装

大门小门上 中国式的 盘着纽襻的对襟红袄 涂两腮红红的对联 抹一额红红的横批 等财神进来 让福气临门

矮胖的爆竹裹上了 紧身小衫儿 新年夜 猛地跳起 欢快的笑声飞上天空。 笑破了肚子, 笑出了万道彩色的焰火。

就连憋了一年的大笨钟 也在拼命地发出十二声鸣响 给伦敦换上一件 不怕感冒的薄衫儿 日内瓦的老花钟 脱去老绅士的帽子 戴一顶新花环 哪怕带着轻轻的咳嗽 寒山寺的钟声 撞响了游子的乡愁 在向家乡挥舞的水袖上 沾满了诗意

换上了浅绿袍子的一月 系好了围巾 准备推开冬天的门 往春天走

岁末书

李东

在钟声敲响之前给自己一个拥抱

我们都是被时间追赶的人 在自己的舞台上散发着光芒 怨恨、遗憾、过错,一一放下 借用一场雪,掩盖所有印迹

轻轻合上旧年的日历 携一缕温暖的光 和另一个自己相遇

化石里的兽在抢夺水源, 它们用嗅觉和低低的吼声, 教会一株忍冬走路。

——春天仍然是粗砺的, 干硬的龙爪槐沙沙响,在寻找 它丢失已久的动物性。

残雪抗衡催眠, 泥泞在替旅人创造命运。 一缕长途跋涉的光在被浪费之前, 做成我手中这支玫瑰。

胡弦

初春

新年致辞

阿信

在冰雪高原驱车夜行的朋友, 于今晨抵达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他们用镜头拍下了 层叠而建的僧舍和山谷之上的一缕晨曦: 雪国静穆,佛土庄严,万有慈悲而安详。

他们曾邀我同行。 他们曾邀我在旧年和新年之际做一次冰车行。 他们的美意被我谢绝了。 我会独自前往,像蜜蜂返回蜂巢。 一个词,找到词窟。澄明之心 融入夕照和暮色。

现在我只想祝福他们:心灵洁净,前途美好, 一路平安!

十二月的雪

王键

这雪下得像火一样热烈 进入密室的最后一扇门 想象的空间被雪照亮 失望和希望走廊 扭打在一起 事物的悬念被吊起来抽打 唯有雪,用不停的下降回答着一切 从密室进入客厅,进入煮茶人的水中 进入新年献辞的祝福之中 最终,雪会掩盖思想者的 浅薄和苍白,并使之学会 谦卑的真理 雪的降落的过程犹如神临 万物失语,众生屏息 世界俯身倾听雪的低语 如果可能,这时最好的办法是 进入雪的内部,倾听 那秘密脚踪的踢踏之舞

致新年

冯娜

像瞬间的凝视 陪伴你翻山越岭的乐音 像黑夜里悄然成熟的果实 跟随时间栽种的耐心 ——那钟摆之间,属于你的青春闪烁而过 旅途与岬角的停顿之处,欢乐还在涌动

重燃的信心,在开闢的桦树林间 幼时追逐我的一只鬣狗 它露出光阴雪白的利齿 要奔走、要跳跃、要穿过雾中的响动 那声音中的亮光 像长久的凝视 一种新的使命,正在展开

——像你 突然从口袋中掏出 摩挲已久的象征之物